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親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三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渚溪和尚

尚商州商嶺和尚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楊州六合大隱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和鄂州涇源山光虛禪師尚朗州刺史李翱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吉州薯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
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寮民畏鬼神多
淫祀殺牛釀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
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
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清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
語句如思禪師章叙之一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

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遮裏去終
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
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師一日上堂曰
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
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
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
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
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
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
死與汝 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
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樵柴曰馬師何似遮个僧無對迴

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樵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樵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个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遮个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搏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荅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
生知長而神雋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忌損減飲
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
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
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
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
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
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遮裏無奴婢離个什麼曰如何
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
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
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
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

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聲殫其迹後卜于荊州當陽柴

紫山

五百羅漢翔之地也

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

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坐典坐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头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鐵鐮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幾禮

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

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

師訪龐居士見女

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

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

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
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
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
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

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黦黦地僧曰莫只
遮个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 師問僧什麼處宿

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

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底
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

施者受者二俱

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意爲復自用家
某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

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

矣乃戴笠策杖授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

石爲塔敕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

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
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
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
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
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
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
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
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
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
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
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
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時謂小
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嚴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

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个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劄不入師曰遮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

續語見別卷

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

和尚休緣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遮个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

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

院主報打鍾也請和尚上堂師曰

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眷屬

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

對無

僧問如何不被諸

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

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

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

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个底巖曰在師曰汝來

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

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

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

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

二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

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納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

洗得那个麼遵曰把將那个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

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

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梨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師

曰今日請決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

却曰大衆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

疑若不與波疑又道
待上堂時與波疑

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

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固測發憤而去 僧問身命急處如

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

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

甘云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有人

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

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送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

云猶來遂添銀施之

同安代云早知行者焦
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師問僧見說

汝解筭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後來
舉問洞山

汝作麼生洞山
云請和尚生日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

云多口阿師 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

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

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衆夜參

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

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

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僧問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

有祖師意否師曰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

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

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

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

朗州刺史李翱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

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

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

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

在鉗翱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

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鉗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講

他語明也語須
是行脚眼始得

傳燈錄卷一

九

閑家具。翱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拄。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冲虛建塔于院東隅，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

宿師肯之

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遯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

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

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生師乞師方

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

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

賴遇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尚不見有人更有佛法可重師

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

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

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躋丘一个過終而

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

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

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個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旣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頭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覿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旣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旣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點驀頭印可以爲心要

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
妄運想念覓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
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
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
何師曰不作个問 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

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瘥者依前瘥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曰
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

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

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

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

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
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 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
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
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
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
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
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
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
因請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
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

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
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
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
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門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
翫者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師曰有處即道來 尼衆問
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
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
汝 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
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
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文境云且道
肯龍潭
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
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

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
即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
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 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
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
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
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
而退師曰莫採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
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
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
汝母曰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坐

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

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

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梨舉
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 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
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遮个僧便擬收師
打云正是分外彊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 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
終不下參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
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个有什麼
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前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
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
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

澗底遊魚忙不徹

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

忌道著道著即頭角主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

山曰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

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

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

僧問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

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

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

山之子

玄覺云古人怎麼道還有也未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

藥山上堂

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

僧問藥山

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卧次裨

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裨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裨云

爭柰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裨樹坐次師云作甚麼裨云和

南師云隔闕來多少時裨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

巖云作甚麼師云有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坐雲巖曰以無爲爲坐雲巖却問瀉山瀉山曰以諸法空爲坐瀉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瀉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遮个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

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个是火僧曰不
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
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
道得與他一腰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四大
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褪 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
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
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
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
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
給侍者方諧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
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問設先師齋未
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 問頭上寶蓋
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
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
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
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 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
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
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
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
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
霜山之陽敕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
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

謁藥山言下契會

語見藥山章

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

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潞山潞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個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絢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前某次道吾問前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潞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

時霜雪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雲巖山 一日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會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头怎麼坐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爲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爲云恁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低頭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 師作鞋次洞

山間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邪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个邪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怎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子洞山云直是不恁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

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

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

師唐會昌

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坐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六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敕謚無任大師塔曰淨勝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坐主指一

个來道吾後激勵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坐主甚麼處住寺會曰寺即不住師曰不似又不似个什麼會曰目前無一法可以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丈意在深潭離釣三尺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柳樹慧省禪師 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

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

後聞乃云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一子親得

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

藥山住庵

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藥

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

死藥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怎麼即佛

戒何用藥云猶挂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脚沙彌不任僧

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个沙彌却

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

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諱說

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

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

益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

山住庵藥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遮般事喚什

麼作戒藥咄遮沙彌饒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

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曬濕師曰不

打遮个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

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

師云不順世 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

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

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收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

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遮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遮个對者少得真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

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
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
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
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
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
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
仰山問曰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
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
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
不尖圓時
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閣黎仰山應諾師曰
莫一向去却迴遮邊來 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
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
殊道閣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漢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所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悻悻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牙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

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閒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尙 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云呵呵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 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遮个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已十二人見錄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歸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清和尚已見三錄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已見四錄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一人見錄

第五世上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第二世上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恩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上和尚

九峻山訪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已上見錄

桂陽龍福真禪師

一人無機錄
語句不歸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見錄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壯歲出家依年受具
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
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
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荅
皆一語而已前章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
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
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眼如劒口似
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瀉
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
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參才踰門
提起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瀉山
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
僧堂便去也瀉山問衆還識遮箇師也無衆曰不識瀉曰是
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任遭陽三十年屬唐
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
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翻國裴休將訪求哲匠住持聆
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
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
院鑒即第二世住
也師上堂謂衆曰於已無事則勿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

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
皆爲自欺毫髮繫念三塗業因營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
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
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
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
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
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語作兩概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
德山道問話者三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
十人拄杖意作麼生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鎧鉞擬取師
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
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
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
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遮箇漢死來多少時救

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遮裏局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
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
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
中猶較些子德山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
德山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
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開梨莫不識痛養福云和
今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開梨莫不識痛養福云和
慶下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
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曾一拄侍者到方禮拜
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
濟云從來疑遮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箇
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
東禪云只如臨濟道我從前疑遮漢是師上堂曰問即有
肯底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
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存上

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見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遮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邪阿邪師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敕謚見性大師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即闍梨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

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遮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怎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評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死生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遮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

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坐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坐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功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笠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坐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

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

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

語見翠微章

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

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

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

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

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

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

候白伊更候黑

同諗二師互相問酬廣如本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羣之用

自爾師道聞于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

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
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
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
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
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
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遮
裏採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
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
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
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觸體裏有師子吼問
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
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
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

庵前一塊石曰三卅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
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
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
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敏
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坐雪峯
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鑊頭拋向面前雪峯
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悞雪峯辭去師出門送
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
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
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
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
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傳箇什麼法師曰老

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山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
入室別邪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
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
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
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
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
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和尚日夕僧問抱璞投
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怎麼即下和無出身處也
師曰擔帶即伶俚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
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
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
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
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卅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遮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

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

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

西山僧無語

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

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闍梨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

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起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真寂

潮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

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
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
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
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
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
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
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
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雜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
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納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
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
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

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鑒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潯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潯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潯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遮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潯山又云莫欺遮一粒子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遮一粒生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潯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

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錫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

別曠

語出卷

一日謂衆曰一代時

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遮裏爲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師居方丈有僧在明

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

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

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

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急禪齊

不會什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

曾學別始得會亂說即不藏也須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

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

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

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

麼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編且道古人

意生作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

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

南城裏大殺開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衆曰

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

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

草僧舉似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

東禪齊指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

會去只如諸上坐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爲當是落路下

草爲復一一合輔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怎麼下語還有

會處麼上坐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

鄉曲也不見也曾著箇語云怎麼即不去也

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

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

申二月二十日巳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

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敕謚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坐一日隨道吾往檀越

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

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

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

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

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石霜
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來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太原孚上坐代云
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
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
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前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
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
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
馬祖諱辰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

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
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墜良爲賤次參潞山
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潞山曰我遮
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潞山曰父母所生口終
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潞山曰此去石室相連
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
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怎麼即良
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
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
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
去師曰雖離和尚未了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
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
人問還邇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
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
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
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
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

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怎麼道若知有

爭肯怎麼道

長慶稜云

師知有爲什麼恁
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上

坐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
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
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
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

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
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
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州因爲雲巖諱曰
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
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然雖如此
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
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
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
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
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
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怎麼即某
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跋上坐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
似者長慶云古人怎麼道岐聞梨又
向遮裏見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
箇什麼

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怎麼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往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通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遮箇上坐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遮僧辭去幾時却

來師曰他只知道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
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
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
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有口即道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
臘臘謝謝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
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
老僧欲見闍梨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
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闍梨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梨且作麼生向伊道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
言相逢不孽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
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
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

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梨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荅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荅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遮裏合下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坐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餅終不爲舉上坐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

若不爲某甲舉即便殺上坐也上坐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爲
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
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
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
闍梨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
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
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
師曰非常係福別云佛非眼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
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梨也無僧
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
無人覺即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
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
語還有疑訛也無若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
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再問

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

會了問不會而問請斷看

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山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師見幽

上坐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為什麼迴避學人師曰

將謂闍梨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

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

曰只為闍梨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穀問

三身之中阿那身未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

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師因看稻田次

雪峯雪峯以拄杖擬之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朗上坐牽牛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師曰若是好牛應

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

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

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梨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

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將

為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客中辨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

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

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

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

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崑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

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

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崑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坐

師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

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

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問和尚違和還有不

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

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

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對衆無唐咸通十年三月命

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
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
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眾猶戀慕不
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
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
二教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

師若在助潭尋譯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教勸道俗偈頌誠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

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

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

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

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

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

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

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怎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跏趺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怎麼我不怎麼汝不怎麼我却怎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跏趺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
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
勵力參承初任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
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
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
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
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
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櫂
而至師資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比遁世忘機尋以學者
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來
山遽成院于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
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誑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

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旣無饑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梨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

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地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無無影象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坐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坐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六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

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
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坐首坐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
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
青嶂裏鳥啼華落碧巖前師再闢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
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
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
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
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姓

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

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
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

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畚粟米飯野菜澹黃蘗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崖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坐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閹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峯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鷄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閹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

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華麤盤山和尚

二世住第

僧問如何出得

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

閨梨直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峻敬慧禪師

第二世

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

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管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鄴即河陽節度使宰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才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

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
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
疾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
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
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遮鈍根阿
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摳衣密領
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已見

德山鵝湖紹奭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坐一上見二鉢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第二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見上十一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益州棲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住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死與雪峯義欽山文為友自餘杭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遮个阿師稍似个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个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

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
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
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搥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
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
未打老和尚却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
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衆駭之白德山曰豁上坐
不肯和尚請勘過德山令侍者喚入方丈問曰上坐今日道
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啓述德山明日說法責大
衆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慙愧大衆喜德山老人會句也
他後天下人近不得然雖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一日
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
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邃師於洞
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

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滅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段文似納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坐問

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
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梨僧
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嗟僧曰恁麼即
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
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
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師與羅山
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
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聞羅山禮拜
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
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
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
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遮鈍
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

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

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到

雪峯舉前語被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

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

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

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二七八未問塵中如

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

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

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

何得到底師曰叫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挂時如

何師曰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門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

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小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闔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聞梨行脚爲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那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浣衣受

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
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坐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問

有人問三身中那个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言

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

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

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

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

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

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

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

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

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極典坐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

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踞倒
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
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
問古人道覲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
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
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
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
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付清師曰徑
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付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
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爲什麼被若不會又打伊作
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鐘清雖即子父與他分折也大似成
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雲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吾見瀉山
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

問仰山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

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怎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
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
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
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个麼曰若隔遮个
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个入路師曰
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
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
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
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閻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
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
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
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說
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

个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總了也中心有因
个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

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

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坐侍立聞之咬齒師又

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地尾便好與棒

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與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坐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

麼道爲當點檢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抽過桶師問慧全汝

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

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

平泮淺草塵塵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

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瀋山曾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瀋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

瀋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立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瀋山也

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瀋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瀋山古佛子教去懺悔

是證明瀋山是讚歎瀋山去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

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

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

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

此僧合與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

和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

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

鵝湖別云諾

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

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長慶稜云險

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

坐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

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

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

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

拈槌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

師乃不顧

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負戰將

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

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

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

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磚引玉

法眼別云官人可得

賸耳西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

師舉拂子僧曰遮个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

何師乃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

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

住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

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

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

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山

曰雪峰道少打我意作麼生疏山云頭上掃爪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

堂歸德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

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摹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什麼

云莫是與雪峰師住闍川四十餘年學生冬夏不減千五百作小師不得麼

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

疾也音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个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个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樞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云不審德山

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赴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赴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納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闍師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諡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

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此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
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
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
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
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驕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
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
不是祖僧曰旣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
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
阿誰敘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
也只是成得个了汝不可便將當却納衣下事所以道四十
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知此唐天復
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

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樓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立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徙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惜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

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着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曰淥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之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徧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何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

麼生師曰同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旣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真心妄心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旣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邈不得師曰僧

錄却許誌公曰未審僧錄得什麼人證言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邪爍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憇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

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爲闍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
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
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剛有
蛇霜章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
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
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
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
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怎麼
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卧出氣一聲第一
坐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喚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

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坐曰諸人和尚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蟬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蔥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蟬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掇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赴之

潭州鹿苑輝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怎麼即縑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言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言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觀曰觀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

拯迷師曰闍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遡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遡不成曰誌公爲什麼遡不成師曰彩纈不將來曰和尚還遡得也無師曰我亦遡不得曰和尚爲什麼遡不得師曰渠不似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遡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巋三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

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素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

泰布納始見德山鑒禪師并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
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
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
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
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
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
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
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卅年出家依
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
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

自謂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
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
出去師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閹梨夾山
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閹梨且莫草草念速雲月是
同谿山各異閹梨指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
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
作佛莫愁衆生
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
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
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
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
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涪陽遇故人因話武
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閹闡中曰何
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閹闡中如何逃避師曰

雖在闍闔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達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下淚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

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耘
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映問不傷
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
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
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坐時如何
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
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鷲
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
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將寶混
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鶻唳
悞作鷲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
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鳥沈始得

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
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
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邪死
僧無語法眼三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
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
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
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
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
師曰存機猶滯迹去瓦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
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
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
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當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

个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
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怎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
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日月並輪
空誰家別有路曰怎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
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
子歸何處曰怎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
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
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
奈何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
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
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
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徇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
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遮个

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遮个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坐對曰
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遮裏是什麼時節作遮个語
話時有彥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
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
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梨今
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
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
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坐實不二日
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
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
勞効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今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
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

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旣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肯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罽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

卷之五
七
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個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怎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师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汭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

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
郡黃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塗水謁三
峯和尚雖問荅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
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个
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
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
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
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
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
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
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上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
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

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
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
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
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
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
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
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檜對月莫迷問如何是
清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
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
後唐同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

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遵布納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處遵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皇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鶻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怎麼即眞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怎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

家作導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太原海潮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咄曰遮屎林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希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挂鳳皇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施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懷山同安和尚巖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
祇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
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釣向碧潭問
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
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沈玉露目
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立身透過千差
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
古在豈同漁父夜沈鉤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王
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